普萊澤爾餅趣話

陳安

在慕尼黑旅行時，專去一家有本地特色的飯店用餐，點了「巴伐利亞蹄膀」和「巴伐利亞紅燒肉」。歐洲飯店給的菜餚分量一般都比較少，可這兩客竟是「巨無霸」，我們大概只能吃其三分之一。不過這一情況與本文無關，有關的是侍者忘了給我們麵包，待催問後送來，一看竟不是麵包，而是普萊澤爾餅。我們不便多問，心想普萊澤爾就普萊澤爾吧，德國人或許就是把它當作麵包的吧。

當年移民到紐約來，街頭小攤上現烤現賣的普萊澤爾餅（Pretzel）給我印象特深。它是一種紐結狀椒鹽乾餅，在小火爐上烤熟，發出陣陣香味。其味道有點兒像中國的烤饅頭片，但是鹹的。食品廠還生產袋裝的微型普萊澤爾，美國各家航空公司常用它來給乘客們當點心吃。我不大喜歡這種食品，總希望發給我們的是花生米，而不是普萊澤爾。

普萊澤爾的心型紐結狀和銅管樂隊中的法國號很相似，所以美國人也把法國號稱作「普萊澤爾」，那些吹奏法國號的人也就給叫作「普萊澤爾人」。其實，用法國號吹奏出來的《星條旗永遠飄揚》跟普萊澤爾餅的味道是風馬牛不相及。

我不久前譯畢的長篇小說《反美陰謀》也寫到了普萊澤爾餅。菲利普・羅斯寫他小時候飽受反猶暴亂的驚嚇，想離家出走，起初想逃到孤兒院去當孤兒，後來又想逃到普萊澤爾餅廠去當聾啞工人，不讓人知道自己是猶太人。他聽說，學會做普萊澤爾餅要花四、五年時間，可他相信自己只要一個晚上就可學會。

美國的猶太人來自歐洲，上述《星條旗永遠飄揚》一曲也是美國作曲家蘇澤從歐洲回國時在輪船上醞釀成熟、一上岸一揮而就的。而我從歐洲旅行回來後一查資料，發現普萊澤爾餅原來就發明於歐洲，是後來傳到美國來的，而且確實就是「麵包」。那是將近一千四百年以前，在基督教四旬齋期間，意大利北部或法國南部的一個修道士可能出於無聊，把做麵包用的未發酵麵團捏成教徒禱告時雙臂交叉抱在胸前的姿態，烤好後給孩子們吃。他把他烤好的這種麵包用拉丁文叫做「普萊澤爾」，意爲「小獎賞」。至此，我才明白，慕尼黑那家餐館給我們吃的確實是麵包，而且是給我們的差一點給忘了的「獎賞」。

陳白塵的短篇

許定銘

董健在《陳白塵創作歷程論》（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，一九八五）中說：陳白塵在談他自己的書時，說《曼陀羅集》是他的第一本書。他否定了以前的創作，說一九二九年所寫的東西，是「逃避現實、無病呻吟」的所謂小說。這是因爲他一九三〇年代生活起了大變化，擴闊了視野，創作題材完全改變所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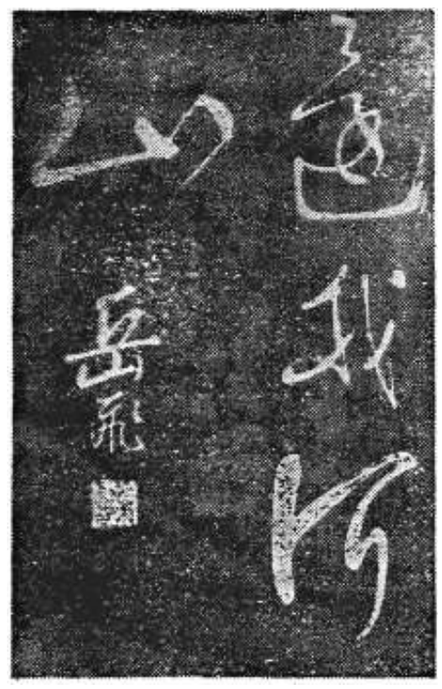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二年，陳白塵被判監兩年半，被關在他稱爲「病院」的牢獄中。陳白塵領略到人間地獄的痛苦，改變了過往的「愛戀」題材，進而探索人生，寫牢獄中的黑暗、低下層小人物的故事。埋首創作的二十幾個短篇，後來就選編成了《曼陀羅集》（上海文化生活，一九三六）、《茶葉棒子》（上海開明書店，一九三七）和《小魏的江山》（上海文化生活，一九三七）三個短篇集，是他小說的巔峰之作。

陳白塵大概很喜歡以《茶葉棒子》寫褪色的少年夢這個短篇，所以用作書名；然而，無論選材、故事內容及藝術性，都遠較《小魏的江山》遜色，這個以「小魏」這個小人物在牢獄內「打天下」的故事，可說是陳白塵短篇的代表作。

陳白塵在《曼陀羅集》的《題記》中說：曼陀羅這種花是長在牢獄屠場的隙地上，專吸死囚的白骨和鮮血來生長的，而他的小說就是「曼陀羅」。絕對不能錯過陳白塵的「牢獄小說」。

宋高宗《付岳飛》手札

朱育友



岳飛手跡・還我河山

宋朝幾位皇帝都善於書法，南宋高宗也寫得一手好字。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說：高宗書法是「天縱其能，無不造妙。」其實高宗對於書法，不是全靠「天縱」，而是下過工夫的。據楊萬里《誠齋詩話》說：高宗初學黃庭堅，後學米芾，最後學孫過庭。張丑《清河書畫舫》說：高宗本效黃庭堅，後因僞齊劉豫派一能寫黃庭堅字的人假冒高宗筆跡，高宗乃改學王羲之《蘭亭序》。

高宗傳世墨跡，有《洛神賦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養生論》等字帖，皆作於閒逸之時，有意以翰墨炫世，故力追前賢。但雖然得其形似，而欠神韻。另有《付岳飛》手札，乃作於戎馬倥傯之際，文字只求達意，無暇精雕細刻，故能保持率眞，自成一格。而筆勢翩翩，矯健而秀潤，揮灑自如，比其他墨帖更值觀賞。

《付岳飛》手札，行體，九十九字，曰：「卿盛秋之際，提兵按邊，風霜已寒，征馭良苦。如是別有事宜，可密奏來。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，每加過慮。長江上流一帶，緩急之際，全賴卿軍照管。可更戒飭所留軍馬，訓練整齊，常若寇至。蘄陽江州兩處水軍，亦宜遣發，以防意外。如卿體國，何待多言。付岳飛。」手札「付岳飛」三字上，蓋有「御前之寶」璽印，下有「伍」字花押。清乾隆《石渠寶笈》收集手札眞跡，對手札書藝未作評論，而重視其史料價值，爲之寫跋詩曰：「飛白精忠早賜旗，霜寒又度上流師，本來原是腹心托，十二金牌竟何爲？」

岳飛是宋高宗所依重的得力大將。其人文武雙全，英勇善戰而又精通韜略，是傑出的軍事家、戰略家。他深明民族大義，矢志精忠報國。並爲國家培養出一支紀律嚴整、鬥志旺盛的精銳之師，號岳家軍。在南宋對金國戰爭中，岳家軍幾乎戰無不勝、攻無不克，曾一舉而克復襄陽六郡，使朝野震驚，而敵人則聞風喪膽。岳家軍最輝煌的戰果，是高宗紹興十年（一一四〇）的郾城大捷。

在此之前一年，高宗信任秦檜與金國議和，金國「賜回」已被佔領之河南陝西兩地，而南宋則向金奉表稱臣，並歲貢銀、絹二十五萬兩、疋。然而和約墨跡未乾，金國便以貴族兀朮爲統帥，率大軍南侵，奪回河南陝西，並進犯淮南宋土，高宗被迫，慌忙詔令各路兵馬抵抗。岳飛奉詔從湖北進軍直入河南，駐軍郾城，分遣部將，克復汴京（開封），西面之洛陽、鄭州、臨穎、潁昌等十餘州郡，又派人渡過黃河，聯絡河東河北民間抗金武裝，讓他們用岳家軍旗號，聽岳飛統一指揮，收復了兩河的許多郡縣。岳家軍兵勢甚銳，中原震動。兀朮大懼，說：「（宋）諸帥易與，獨飛不可當。」乃調集精銳，直逼郾城，與岳飛決戰。岳飛臨陣身先士卒，率四十騎衝入敵陣，部將張憲率大軍繼進，激戰終日，金兵有所謂「拐子馬」的騎兵，皆被岳家軍所破，兀朮慘敗而退，他重整軍兵，以十二萬人之衆，改攻臨潁、潁昌，又被岳飛及其子岳雲殺得大敗，而逃入汴京（開封）不敢復出。岳飛進軍朱仙鎮，距汴京只有四十餘里，兀朮想徵兵再戰，但沒人肯從軍。自燕山以南，金之號令不行，金軍將領有多人投降岳飛。而兩河民間抗金義軍，則很活躍，紛紛響應岳飛，襲擊金軍，截斷金軍從山東到河北通道。老百姓也拉車牽牛，運送糧食供給義軍。兀朮不敢再戰，疏散在汴京金軍家屬老少，準備放棄汴京逃走。岳飛以爲「直抵黃龍府，與諸君痛飲」的夙願即將實現，向高宗報捷，說這是「陛下中興之機」，「金賊必亡之日」，請求朝廷命令各路兵馬乘機並進。岳飛不知他的大捷，卻是高宗的大忌。

高宗慣於玩弄權術，每次要利用岳飛濟急扶危，必有一翻作態，早先就曾御書親書，「飛白體」四個大字曰：「精忠岳飛」用以製旗賜給岳飛作軍旗，使岳飛深受感動，這就是乾隆跋詩所云「飛白精忠早賜旗」。《付岳飛》手札所謂「如卿體國，何待多言」之類的推心置腹語言，高宗更不知說過多少次。諸如「有臣如此，朕復何憂」、「進止之機，朕不中制」、「中興之事，一以委卿」、「設施之方，一以委卿」，朕不遙度」，這許多語言，使岳飛感覺到身受殊榮，責任重大，所以一心捨生忘死，鞠躬盡瘁，精忠報國。所以乾隆詩云「霜寒又度上流師」、「本來原是推心託」，高宗其實對岳飛早存疑忌，既害怕其兵權太重，聲望太高，有功高震主的危險，更憂慮其立志恢復中原，向金乞和，保持東二帝被俘之恥，力抗金師，必將妨礙高宗放棄中原，向金乞和之託，不是精忠報國的岳飛，而是南半壁山河的既定國策。高宗的腹心之託，正是秦檜加緊向金乞求恢復和賣國媚敵的秦檜。當岳飛進兵河南之時，正是秦檜加緊向金乞求恢復和議之日。岳飛取得郾城大捷，請求朝廷命令各路兵馬乘勝北伐，而秦檜卻反而以朝廷名義，命令各路退兵。岳飛上表抗議，說：「金賊銳氣沮喪，內外震駭，欲棄其輜重，疾走渡河。況今豪傑向風，士卒用命，天時人事，強弱已見。功及垂成，時不再來，機難輕失。」高宗秦檜不但不聽，竟於一天之內，用傳遞最緊急軍情的詔書，迫令岳飛即速退兵。岳飛悲憤交集，慨嘆道：「十年之功，廢於一旦！」

金國不以岳飛退兵爲滿足，寫密信指示秦檜，說：「你朝夕以和請和。」秦檜也以爲有岳飛在，和議必不成，自己賣國通番之罪必暴露。乃召岳飛入京，以「莫須有」三字誣陷岳飛謀反，於風波亭殺害岳飛，並殺其子岳雲、其將張憲。以岳飛之重要地位，秦檜如果不是得自高宗授意，必無權力也無膽量殺害岳飛。但在秦檜高兩次爲岳飛平反，皆把殺害岳飛的罪責全推給秦檜，而爲尊者諱，不敢一字涉及高宗。事隔四百多年明朝文徵明寫《滿江紅》詞爲歷史翻案，始嚴詞指責高宗應負殺害岳飛的主要罪責，並探賾索隱，致遠鉤深，暴露高宗放棄中原的動機，爲害怕恢復中原，接回徽欽，自己做不成皇帝。《滿江紅》詞云：「拂拭殘碑，敕飛字，依稀堪讀。最無辜，堪恨又堪重，後來何酷！豈是功成身合死，可憐事去言難贖。念徽欽辱！念徽欽現還，此身何屬悲，風波獄。豈不念，封疆憂，豈不念徽欽辱！念徽欽現還，此身何屬。千古休談南渡錯，當時只怕中原復。笑區區一檜亦何能，逢其慾。」此詞之「區區一檜亦何能」，眞是一字千鈞，鑄成鐵案，雖傾盡大江之水，也洗不脫高宗殺害岳飛之罪責。而詞中「念徽欽既還，此身何屬」則是揣摩高宗心意，乃是未有實跡之誅心之論。因屬臆測，所以乾隆跋詩不從其說，而另設「十二金牌竟何爲」的疑問。

宋高宗《付岳飛》手札

唯一一次獎學金

段懷清

畢業之後，我還受到過該獎學金基金會的跟蹤問卷調查，大概是徵詢對該獎學金以及相關研究項目活動等的興趣或意見，因爲我不懂日文，再說對不清楚的東西心中大多是懷有一種自閉式的忐忑，極容易地選擇拒絕，所以後來也就沒再見寄來其他相關郵件。不想前幾天到資料室看書，讀到的一篇文章，竟然讓我對當初所接受的獎學金，產生了一些說不清楚的感想。這篇讓我徒生不安的文章題目是《日本甲級戰犯多活了半個世紀，雁川良一結束了爭議的一生》，作者李興中。文章刊登在台灣《傳記文學》第六十七卷第二期上。

該文開篇即言：日本前極右派分子兼世界首屈一指的慈善家，及戰後曾被美軍列爲甲級戰犯的雁川良一，於本年七月十八日晚因心臟病發逝世，結束了他頗受爭議的一生，享年九十六歲。

當我無意之中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，心中一時有些無法接受。而文章中還提到一九三一年雁川良一與其他同道籌組成立了「國粹大衆黨」，其黨旨是「建立大東亞共同體以達成統治世界的目的」，看上去是一個帝國主義情結極爲濃厚的人。日本戰敗後，他與一些政府高官、高級將領同被列爲甲級戰犯，羈押在巢鴨監獄，後因證據不足而獲釋。

坦率地講，當初獲得以雁川良一名字命名的獎學金時，我對這個獎學金的人都一無所知。領獎時候，聽到一些介紹，也沒有聽全，只知道跟日本一家大財團有關，而且該財團的背景是船舶建造之類，根本沒有想到還跟侵華戰爭和甲級戰犯有牽連。再說當時電腦剛剛出現，還沒有網絡，也不大好查找有關信息。沒想到當初缺少的一課，現在給補上了。

但補上之後又讓我心裡頗爲不安，趕緊上網查閱與雁川良一有關的信息，搜索之後還眞不少。此人前半生確如上文所言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和侵略擴張主義者，而且也是日本侵華的急先鋒。但在戰後，尤其是中日友好條約簽定之後，雁川良一爲中日友好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事情，包括捐助成立醫療研究機構，資助中國醫生前往日本進修，在中國一些知名大學設立獎學金等，其慈善義舉亦曾得到過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肯定。如果說其前半生是「有罪」的話，其下半生應該是在用具體的行爲來懺悔。對於這樣的人和行爲，中國人的態度似乎應該是表示寬容。

不過，不安也罷，寬容也罷，獎也領了，錢也用了，現在再來說這些話這些事，好像已沒有多大用處。但這倒再次提醒了我一點，以後拿任何錢的時候，之前還是要搞清楚錢的來歷。這一點至關緊要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，我在上海讀書。其間獲得過一次獎學金。印象中這是我讀書生涯中獲得的唯一一次獎學金。不是我不努力，而是我念小學、中學和大學時代，還不興獎學金。大學時期是政府包辦，從學費到伙食補貼，當然也包括畢業分配。中間雖然偶爾也獲得過小額資金上的獎勵，但不過是聊勝於無而已，且不同於獎學金。所以當這次獲得通知，自己被評爲「雁川良一獎學金」獲得者時，當時多少還有些訝異，不大清楚自己爲什麼能夠得到這樣一種獎勵。

這是該獎學金中爲表彰全球「青年領袖」而設立的一種獎勵。何謂「青年領袖」？坦率地講無論當時亦或現在，我也不是很清楚——我只是一個學生，讀書、明理、謀生，沒有去領袖別人的慾望，當然也不知道該怎樣去領袖別人。但我還是跟着其他獲獎者一道去領了獎。獎金早用完了，但證書證章還在。

給阿Q當戀愛顧問

劉荒田

《阿Q正傳》裡的主角一生晦氣，追趙太爺府上的傭人吳媽，以勞民傷財爲終結，是重大敗績。阿Q的毛病在太猴急，吳媽和他正正經經地聊天，他卻被暴升的性荷爾蒙迷住心竅，急轉直下，跪在吳媽面前，說：「我要和你睏覺。」嚇得吳媽抱頭鼠竄，差點上吊。阿Q這種開門見山的戰術，可用於性市場，如今的下等妓女，在馬路旁邊拉客，如果沒有被抓的風險，也是赤裸裸挑逗的。可是，求愛不同。女人由愛而性，男人由性而愛，阿Q如果要獲得吳媽的青睞，須另闢蹊徑。

第一要講點體面。阿Q從城裡剛剛回來那陣，有過短暫的中興時代，那是最佳時機。求愛那天，穿新夾襖，腰間掛着一個大褡連，沉甸甸地將褲帶墜成彎度奇大的弧線。

第二要講場合。上次下跪求愛，在趙太爺的廚房，夜裡活計幹完，兩個人開頭很談得來，無論隱私性還是地點都不盡人意；但畢竟是東家的地方，以侍候主人爲天職的吳媽怎麼也放不開。不如把吳媽請到土谷祠去，雖然簡陋，但可以「有錢」補足——他光顧酒店，「走近櫃台，從腰間伸出手來，滿把是銀的和銅的，在櫃上一扔說，『現錢！打酒來！』」若保持這種底氣，不愁吳媽不另眼相看。

第三須循序漸進。見了面以後，請吳媽喝茶，說說「今天天氣哈哈哈」。如果氣氛融洽。阿Q應從几上拿起早已準備的禮物（從城裡買來的，髮夾啦，簪子啦，手鐲啦，不必貴，貴他買不起，也不能送太招搖的，傭人忽然在頸上戴上金鏈，趙太爺豈能不懷疑？）恭恭敬敬地以雙手遞上。吳媽如果收下，那就成功一半。然後，到門內外偵查一番，保證沒有人躲在裡面，也不會有闖入者，把門下了閂。有了足夠的安全感，輕鬆的氛圍，便可以進入做愛的程序。充足的情話，「從頭一次春米，就喜歡上你了」開始，說到現在，懇切，純眞，聲音發顫。但不必下跪。以下是愛撫，脫衣……性的過程大同小異，從略。

門外談球

言止善

本文主要談足球，世界杯足球賽裡踢的那種足球。

在我看來，世界杯足球賽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奧運會。如果不是在北京舉行奧運會，中國人不會這麼關注奧運會。與之對比，世界杯足球賽的決賽從來沒有在中國舉行過，中國也只進過一次決賽圈，但多年來，只要世界杯開賽，就有成千上萬的中國球迷跟蹤它，那半夜裡打開電視看實況轉播的不是少數。

足球賽的確是很有魅力的。一個正常人，做什麼動作，最方便的是用手，足球比賽裡，偏偏規定不允許用手，而只能用腳，用頭或用軀幹，運動員向人展示的是自己「斷手」時的才能。

足球是一項集體的激烈的對抗運動，二十二個人的體能和智慧都盡量使出來，但誰都得服從裁判——如果裁判掏出紅牌，你的表演就告結束，即使裁判冤枉了你，你本事再大也得低頭認罰——奔放與約束的平衡會給人以美的享受。與籃球和排球不同，足球賽的結果可以瞬間發生變化，一球定乾坤，一個戲劇性的進球可以立刻讓一群如醉如癡的人的歡笑變爲淚水。

中國男足，是國人心中的痛。痛定思痛，大家都來找原因。有的批評體制，有的指責官員，也有拿教練或球員當靶子的。我同意那位國際足聯官員的分析——中國足球缺乏群衆性基礎。

和別的體育項目不同，要把足球搞上去，不能只靠在選出幾個好苗子後加大投入，經過精心培養，就可以奪取金牌銀牌。足球賽的勝利，至少需要十一個眞正的男子漢，他們具有「超人」的品質，他們要於九十分鐘內在綠茵場上來回奔跑，他們頭腦靈活，有經得起碰撞的鋼筋鐵骨，他們還要樂於和善於相互配合。領先了勁頭更足，落後了也不氣餒。這麼多條件要同時滿足，不容易做到。

常可以看到咱們中國隊輸給那只有幾百萬人口國家的代表隊。這種「怪事」實際並不怪。我想，中國如果有一百萬小伙子眞的喜愛足球（不是只在球場外吶喊或媒體上評論），中國的足球不會只是現在這個水平。抓體育運動搞舉國體制實際上也沒有什麼不好，舉國體制只要建立在全民運動的基礎上，中國足球入流是指日可待的。

退一步講，足球這個運動項目上不去固然不光彩，但也不必因此而把自己看得太窩囊。北京奧運會中，美國人拿了女籃、男籃、女足和男排的冠軍，還有女排的亞軍，唯有男足「一枝獨不秀」，美國人未必不光彩。誰要是說他們不是體育超級大國，那是睜着眼睛說瞎話。

最後，轉述一句既可以寬慰自己也可以鼓勵自己的話，是從羅素那裡聽來的：「缺少我們想要的東西，正是幸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」

江寧織造府

王兆貴

看過《紅樓夢》及其相關著述的人，想必對江寧織造府不會太陌生。那是大文學家曹雪芹家在南京的遺跡。據史料記載，公元一七一一年，曹雪芹就誕生在這裡。經過恢復重建，這一江南人文名勝，將於年底前面向市民開放。

江寧織造府位於如今南京的市中心大行宮地區。康熙皇帝六下江南，有五次駐蹕江寧織造府內。大行宮這個地名，即由康乾二帝在此住過而得名。

作爲官署職稱，江寧織造全稱江寧織造部院。所謂織造，就是織造監督，通稱尚衣，掌供應宮廷及公用之絲織物。

明代以太監充任，清代則由內務府司員中簡派，多由皇帝親信的八旗人擔任，其地位僅次於兩江總督，能直接向清廷提供江南地區的各種情報，所以權勢顯赫。在金陵，曹雪芹的曾祖父、祖父、伯父和父親先後居此要職近六十年之久。

重建後的江寧織造府，將恢復江寧織造府原貌，定位爲古典園林與現代建築相結合的博物館，由中國科學院院士、中國工程院院士、著名建築規劃設計大師吳良鏞親自擔綱設計。館區佔地面積一點八七萬平方米、建築面積約三點五六萬平方米，分地面建築和地下建築兩部分，設有江寧織造府衙、南巡館、曹雪芹故居陳列館、紅樓夢文學館、織造雲錦博物館、太虛幻境館等，並特別設有六七個藏品庫。

江寧織造府園區內將復原明清時代市井生活的情景，街巷以利濟巷、碑亭巷、漢府街等南京老地名命名，並通過這些街巷連接各個展區。走進園內，迂迴曲折的長廊連接起庭院、戲苑、亭台等大小建築，全部採用傳統的木質建築結構，屋頂、房樑、立柱上都有精心雕刻的紋飾，體現了江南園林的意境。特別是在西、北兩處入口，挑高的現代建築空間內，兩座古典木質閣樓座落其中，形成獨特的設計風格。整座園區地勢北高南低，南部爲園林區域，北部建築群層層抬高，每層的平台上都設有小型樓閣、庭院等供遊人休憩。

在設計理念和布局上，江寧織造府採取古典風格與現代手法相結合的方式，在依據歷史記載恢復古典元素的同時，運用三百六十度環繞屏幕、4D影院等高科技設施，以動感秦淮爲名，倣眞再現三百年前江南勝境。遊客坐在影院椅子上，如同坐在秦淮河的遊船上，沿康熙帝當年的線路暢遊十里秦淮。4D立體影像，在觀衆身邊全景式展現明清時代秦淮河兩岸的富庶繁華景象。展覽設計負責人介紹，屆時還將通過模擬振動、觸覺、氣味等高科技手段，讓遊客更加如同身臨其境。

建設中的江寧織造府已進入內部裝修和布展設計階段，年底竣工後將作爲南京又一主題博物館對外開放，向市民上演一齣古今交融、動感十足的紅樓大戲。江寧織造府開幕盛典將以康熙南巡和《紅樓夢》爲主題，用眞實文物復原帝后寢宮和大觀園舊貌。